

卷五十五

唐德宗下

順宗

憲宗上

歷代通鑑纂要

卷五十五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五

起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至憲宗元和十三年



十九年。以杜佑。高郢。鄭珣瑜。同平章事。

貶韓愈為陽山令。

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麥苗以輸官。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二十年。太子有疾。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

未癸

申甲

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計。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官市。欲極言之。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范氏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左右前後。必皆正人。

然而猶或不能成德。德宗乃使技藝博奕之徒侍太子。豈不愚其子乎。蓋疑賢者導其子之為非。而不疑於小人。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一年

順宗皇帝  
永貞元年

正月帝崩

在位二十六年。年六十四歲

太子即位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草

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即位。時順宗以風疾失音。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范氏祖禹曰。昔成王將崩。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子在內。太保特出而迎之。以顯於衆。蓋天子者

天下之共主。未有竊取諸官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德宗將沒。不能屬宰相以社稷。故太子既立二十餘年。而宦者猶有他議。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為永鑒哉。

又曰。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黷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思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

平僭叛。剋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歛掊刻。益甚於初。是以藩鎮疆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漸矣。

###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於中。與相

唱和

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

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自許微知文義。好

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伾為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倜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尋以伾為學士。大赦。罷進奉官市。五坊小兒。

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

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肆。賣者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賣者求哀。乃挈而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譴逐者。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追贄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而卒。

以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

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

立廣陵王純為太子。

初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學士鄭絪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之。乃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百官覩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韋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為侍讀。

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即淳也。避太子名改之。

胡氏寅曰。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淳學不治心。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耳。

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

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見執誼。就其閣語良久。遂與同食閣中。杜佑高郢。心知

不可而莫敢言。珣瑜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復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

以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

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益疑懼。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

叔文為戶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

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 太子監國

中外多疾叔文之黨。上亦惡之。韋臯等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官。上許之。

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

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司馬。叔文為渝州司戶。

尋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司馬。明年

賜叔文死

### 太子即位

憲宗初即位。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

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賈耽卒

貶韋執誼為崖州司馬

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



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再貶韓泰等。及陳諫。凌準。程昇。為諸州司馬。以鄭綱同平章事。

戊丙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正月太上皇崩

在位一年。年四十六歲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

先是以闢為西川節度副使。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杜黃裳獨曰。闢狂慝。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

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嚴礪討之。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七筋者。崇文斬以徇。闕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闕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

稍以法度裁制藩鎮。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范氏祖禹曰。唐之藩鎮。皆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

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以至於不可制。憲宗一裁以法。而莫敢不服。天下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

則刑。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耳。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胡氏寅曰。黃裳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必有其事。苟無其事。何所憂勤。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而又無淫逸遊畋。有銘戒箴諫。又有賢妃淑女。警戒相成。

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程書傳殫之謂。無為者。非遺棄萬務之謂也。稽無逸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策試制舉之士。

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

胡氏寅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多聞。有學行者。召至殿庭。而

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就加任使。則瑰偉之才。不困於簸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為拾遺。

稹上疏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已行之誥令。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

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頃之。復上疏曰。昔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聞有受賞者。臣等備位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見。而況踈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任文為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曰。太子諸王師傅之官。率皆眊聵廢疾。休戎罷帥。其他僚屬。尤為冗散。搢紳皆恥為之。就使得人。亦越月踰時。僅得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而納之法度哉。上

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鄭餘慶罷。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

崇文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臯故事。從容指擣。一境皆平。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濼。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

二年。司徒杜佑請致仕。

上以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

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

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脩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垪取筆疏。

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

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遣淮南節度使王鐔統諸道兵以討之。錡遣兵馬使張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夜還趨城。執錡械送京師。羣臣入賀。上愀然。

通鑑卷之五十三  
三  
曰。朕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何賀之為。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 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洺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洺。上召令還。從史不

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是。滅族有餘矣。然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搢紳之論。以絪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問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

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徃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胡氏寅曰。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蓋畏德之不美。治之不成。其心方虛。其志方銳。故其從善也易。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三年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

知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非是。何不改。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柰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 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

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也。涯與裴垍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垍。貶貫之。巴州刺史。涯。虢州司馬。於陵。嶺南節度使。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

### 以裴垍同平章事

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



稅分上供。

謂供朝廷戶部度支受之。

送使。

謂詔州各送本道節度觀察使以充調度。

留州。

謂存留為本州用。

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

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

所在又降省估。

省減之價。就實估。

實價也。以重歛於民。均

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

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蘇。均器局峻整。人不

敢干以私。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獨

賞之。

### 邠宣公杜黃裳卒

四年。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丑巳

宣慰使鄭敬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官中用帛一匹。

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臣等謹按人君之愛民者。未有不興而殘民者。

未有不衰也。觀於憲宗戒宣慰使之言。至誠愛

民。與視民如傷者。何相遠哉。宜其削平僭叛為

中興之主。不獨英斷可稱也。

### 鄭綱罷。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

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均薦藩

有宰相器。上以綱循默。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

言。上甚重之。

胡氏寅曰。裴垪賞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垪何以能爾。觀垪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垪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

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官人。絕進奉。禁掠賣。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官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

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曰。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立鄧王寧為太子。

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

上欲乘成德節度使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

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垪曰。李納

平盧節度使正己子正跋扈不恭。王武俊士真父

滄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納子今奪承宗。士真子

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

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

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雖有

勸成之請。亦非誠意。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固足以

為功。若不得入。興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按兵玩

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

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

承瓘。欲奪均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

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

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卿曹記之。

勿令得進用。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

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瓘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

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范氏。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

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瓘之不可將哉。

而必將承瓘。是不能以公滅私。以義勝欲也。夫不

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大。已

為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己者

哉

毀安國寺碑樓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脩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勅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盛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王承宗表獻德棗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棗二州。承宗襲昌朝。執

之以歸。

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棗二州。更為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棗隸成德。為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臣竊

通鑑卷之五十五  
其  
以為河北之勢與二方異。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  
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  
謀。亦慮他日及此。禹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  
乘間。其為憂患。可一盼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  
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  
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今吳少誠病  
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  
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  
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  
意。蔡州有豐勢。可興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

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  
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  
請獻德棗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德  
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棗二州。昌朝  
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  
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  
以許孟容為京兆尹。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  
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  
遣中使宣旨送木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

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許之。京城震栗。

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瓘為招討處置等使。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瓘為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瓘

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恥受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且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鄴。及許孟容。李夷簡。諫官孟簡。呂元膺。穆質。獨孤郁等。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既而承瓘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鄴定進戰死。軍中奪

氣

范氏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為大將。亂政也。然其臣  
彊諫而力爭者。相屬於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  
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之過  
舉而下莫敢言。是以前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上曰。  
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  
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踴躍  
為廉良。拂意則毀。龔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  
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

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  
不防其漸乎。

吐突承瓘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胤為河陽節  
度使。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  
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垪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微  
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垪  
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  
款要。垪言於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瓘對營而  
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

通鑑卷五十五  
上許之。承瓘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為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為驩州司馬。

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

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亦數上表請雪之。白居易復奏請罷兵。於是制洗雪承宗。復以德棗二州

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加劉濟中書令。罷吐突承瓘為軍器使。

裴垪言於上曰。承瓘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瓘。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上即罷承瓘中尉。中外相賀。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裴垪罷為兵部尚書。



垣得風疾。上甚悼惜之。

以李絳為中書舍人。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

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璫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湟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官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李藩罷為太子詹事

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胡氏寅曰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則好浮屠黃老其勢

固然也誠使學為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異端何自而入邪

以李絳為戶部侍郎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仕塗均俸給

李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  
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  
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  
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為州。一鄉之民  
為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千緡。職田祿米不  
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  
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袞始立  
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  
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  
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

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色流外  
千七百餘人。

弓箭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

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  
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瓘。出為淮南監  
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瓘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  
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故假  
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以李絳同平章事。

李吉甫為相。多脩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

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上御延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上曰。然。朕幼在德宗左

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

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胡氏寅曰吉甫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喪邦者也夫聖主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恤亦未嘗敢忘也惟樂是務則樂未畢而憂及之矣抑吉甫之言屈於李絳者五六矣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蓋隱忍恥辱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憎惡者亦人主宅心之謬哉

辰壬  
七年以崔羣為中書舍人

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謹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詔蠲淮浙租賦

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邪此蓋御史欲

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官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立遂王恒為太子

太子寧卒。故復立恒。

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為收

衆心。欲殺不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召興為都知兵馬使。懷諫時年十一。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先是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至是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

通鑑卷之五十五  
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上以語絳。絳曰：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發十五萬兵而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上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

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徧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興尋賜名弘正。

### 吐蕃寇涇州

吐蕃數入寇。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今每有寇至。則申取中尉處分。比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

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胡氏寅曰。憲宗過光琦遣使斥承瓘撤樓。何其決也。至於分隸神策。乃國計之大者。反為宦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為也。苟能推之。足以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 八年。權德輿罷

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徙受降城於天德軍

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



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天德故城僻處确瘠，虜忽唐突，勢無由知。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胡氏寅曰：吉甫在位七年，言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何也？絳謀謨日驗，君子怙焉。上始疑其立黨，而盧坦、周懷義所見適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為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之計無協同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

甲午  
九年李絳罷為禮部尚書

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

否耳。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

胡氏寅曰。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

裴度。而於程昇。皇甫鏞。則不疑。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也。

以張弘靖同平章事

李吉甫卒

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十年。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

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胡氏寅曰。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以優柔不斷。反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如景帝殺周亞夫。東京錮名士。苻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沮。然則斷之為害豈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

則各適其宜。苟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

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兵部侍郎許孟容詣中書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為。捕得鞠之。并出承宗表。詔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屢言之。上不聽。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以裴度同平章事。

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郟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

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范氏祖禹曰。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

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

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

初上以嚴綬鎮襄陽。且督諸軍討淮西。綬擁衆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

矣

十一年。張弘靖罷為河東節度使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求罷。從之。

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

申丙

速成故也。上不聽。諸軍討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郝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大破之。

以李逢吉主涯。同平章事。

韋貫之。罷為吏部侍郎。

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

以李勣為唐鄧節度使。

十二年。罷河北行營。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月費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

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上從之。罷河北行營。

胡氏寅曰。古之人有言。武不可黷。憲宗若能用張

弘靖。韋貫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

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之以

文誥之辭。申之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歛衽

聽命。蓋不止成德可平也。發之甚銳。罷之無名。為

賊所輕。傷重亦大矣。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上亦病之。宰相

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

問之。度曰：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度遂行，以郾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以崔羣同平章事，李逢吉罷。

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先是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淮西文城柵降，得其將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祐有勇畧，愬召廂虞候史用誠誘而擒之，以歸，待以客禮。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愬獨喜。乃募敢死士，號曰突將，朝夕自教之，使常為行備。既

而愬攻吳房。克其外城。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不聽。引還。至是。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

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鑿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鷄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



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所以成功也。

### 以李鄘同平章事

### 裴度入蔡州

裴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准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

帝御門受俘。斬吳元濟。

范氏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哉。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

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戊戌

十三年。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

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後師道悔。李遜歸言于上曰。師道頑愚反覆。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乃以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鎮滑州。謀討師道。

李鄴罷為戶部尚書。以李夷簡同平章事。

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者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

請以一子為質。及獻德棗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歸朝廷。

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李夷簡罷為淮西節度使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王涯罷

以皇甫鏞程异同平章事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鏞。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瓘。上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鏞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

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鑄自知不為衆論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鑄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鑄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

由是鑄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范氏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

其所以啓告人君。豈不得其要乎

### 以柳泌為台州刺史

上好神仙。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泌至州。采藥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曰。自頃以

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門。以大言自銜。竒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潏為江陵令。

胡氏寅曰。憲宗徒以彊辯壓其羣臣而不稽其理。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豈非萬世之永鑒哉。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五

歷代通鑑纂要

